



經訓堂本墨子

參

□ 13
3120
3





墨子卷之八

爵節黻黻有制都吏巡撫西奪處齎輦務兼禮餉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侯力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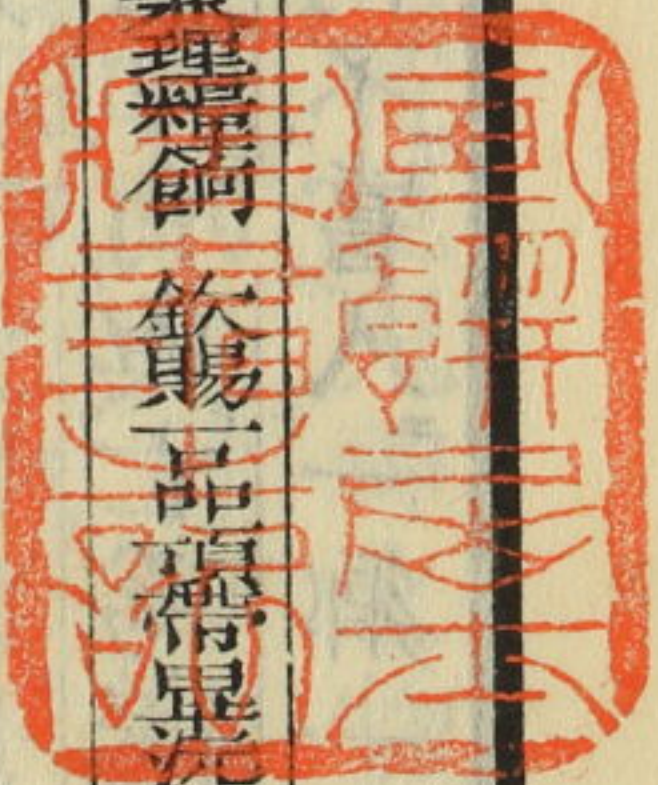
正同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

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

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亂 舊脫此字盜賊以兵刃毒藥

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

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



口 13
號 3120
卷 3

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眾使天下之眾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

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眾之所同見與眾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三年韋昭注國語引三年二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句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從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

墨子卷之八

二

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中心折

脊殪車中伏太平御覽引作輶而死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

鄆韋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王祠四所又

國語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周為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王

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

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教其子

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

誅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慳慳也說文云慳籀文云以若書之說觀之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

部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

人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入面鳥身素服三絕

說文云絕斷力絲也面狀正方太平廣記引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

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

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為何太平廣記引云

公問神明案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

明同名也

鬼神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

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

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

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

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慳慳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祈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泰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為後世統祿子杖揖出祿祝字異文祿子即祝史也玉與言謂之廟祿子杖揖出篇云祿之俞切祝詛也又音注與言曰言神馮于祝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牲同春秋冬夏選失時選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繯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繯絡也以繯布為之絡負小兒師古曰即今之小兒繯也居文反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繯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官臣觀辜特為之祿子舉揖而

稟之稟同殪之壇上當是時舊脫此字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舊脫此字一本有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慳慳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事類賦引作公之臣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增有所謂王里國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中里徼者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徼下同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故兩恐失有罪乃使之入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盟齊之神社事類賦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於是洫血說文云洫水兒讀若窟洫未詳懸羊而漉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疑血字言以水漉血灑社則漉當為懸字之誤懸字書無此字盧云灑社則漉當為懸字之誤懸字書無此字盧云灑社則漉當為懸字之誤懸字書無此字盧云

之辭既已終矣四字事類賦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

事類賦引羊起而觸之事類賦引作折其腳神之疑當

社神也而橐之瘞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

不聞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著在齊之春秋

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當爲先不以其請者請當鬼神

誅至若此其憺慙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

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

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

之請當爲情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

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舊脫二字曰若以衆

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

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

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

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

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

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

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

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

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

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

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敢位敢菴

音說文云菴朝會束茅表位曰菴春秋國語曰必擇國之

茅菴表坐韋昭曰菴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

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倅毛子粹

假音作倅以為犧牲珪璧琮舊作璜稱財為度必擇五異文也

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

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

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

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故古者聖王

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

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注

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

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猶當為恐

後世子孫不能敬著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

漢金石多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

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

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

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

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有重有重此下舊有亦何

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

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

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

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

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佳古惟字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

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舊誤作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

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

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

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

同而莊子人閒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大戰于甘

云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其地在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字有曰日中今予與

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

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

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此

書甘誓文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

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

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

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

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者考以延年

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

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蓋本施之

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

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

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

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現非之是以吏治
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
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
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
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
幽閒當為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
可恃舊脫此字一本有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
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
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未詳
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湯以車九兩鳥陳鴈
行湯乘大贊疑輦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疑有誤字王乎禽當為手禽

或云乎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同呼推哆大戲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戚遂禽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為號而禽克之案移即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俊此下又云推哆大戲王別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推哆後戲犧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人字據太平御覽推哆大戲王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捕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太平御覽引作天侮鬼太平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剝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

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未詳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

中讀如仲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奔入宮萬年梓

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載之白

旗以為天下諸侯繆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有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寡畫字假

覽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

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

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幾無小此即幾滅

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

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

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

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

矣意雖死一本作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

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妯也今絜為酒醴粢盛以敬

慎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有是得其父母妯兄而

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為酒

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汗壑而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

之特與直音近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

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

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

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一本

無此字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

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

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笙簧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一本無此字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糝黍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措潦水拆壤垣舊作垣以意改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笙簧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曰舟用言何許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

出財齋而予之不敢以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

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朴疑即正字玉篇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朴山即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為名亦即眉也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據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鏞字說文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

子與君子舊脫三字一本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

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母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

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

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定王時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

穰字从禾俗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

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

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一本作常不從事乎衣食之

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母為

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

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

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裳因其蹄蚤蹄即躡省文蚤即爪假音

以為絺屨絺即鞞正文說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

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

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王下不賴其力者不生君

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

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

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

竭股肱之力盡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

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

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

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細舊作細盧云當為細與捆同非

也繆讀如繆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

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
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
實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
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
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
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舊脫此字夙興夜
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網布繆是故布繆不興曰孰
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
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
其敢有恒舞于宮是作時謂巫風伊訓其刑君子出絲
二衛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

舞佯佯舞當為舞與漢音同孔書作聖謨黃嘉是言
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此孔書無降之百自非
祥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其家必壞喪厥宗已上
伊訓亦見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沒郡
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
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
媿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啟乃淫濫康樂野于
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啟乃淫濫康樂野于
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句未詳莧疑筦字之誤形聲相
野說也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當為天用
弗式翼式為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儻九
以下據此則指啟盤于游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
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此云淫濫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
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為啟子啟子不可奪也江故上者天鬼
聲又云啟乃字當為啟子啟子五觀也亦是

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
請一本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
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八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九

兵部侍郎蕭竊有劾御史巡撫陝西李寧處贓贖務兼糴餉 飭一品帶帶亮塗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
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
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
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
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
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

大人下以馴百姓之從事馴阻字假音說文云馴从馬且聲劉逵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

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

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

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馴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

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

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

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

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

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

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

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

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於桀紂則天下

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

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

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

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

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

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

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數天下之良

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五當為三即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

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
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
百姓之諱也說百姓之諱者爾雅云諱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
百姓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
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幹當為幹此萬管字假音
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干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
皇甫謚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
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
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絕
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為狂也絕
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言財多則
或分也移多字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

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
文王封於岐周岐岐山周周原絕長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
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
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
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
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
天下征諸侯鄉者言曰鄉同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
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
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中篇作勸沮是是以入則孝
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
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

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
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
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
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
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
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
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
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
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舊作者據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
下文改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脫此字之財不足而飢

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
且貧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余猶不順
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
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
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有罪矯帝伐之惡非命中作式
相近之是龔喪厥師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此言湯
音相近也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肖事上帝
鬼神孔書作乃夷居禍厥先神禋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
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孔書作乃曰吾有天亦縱之棄
而弗葆孔書無此文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據上文當執有命也
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

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下篇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

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據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舊脫此字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

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生當為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三代之聖善人與讀如意亡亡同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

姓順同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盧云此已上十七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言不糾不慎其心志之辟僻同外之毆聘田獵畢弋說文云古文驅其繆支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我舊作而我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本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

饑寒凍餒之憂必

舊作心以意改

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

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

命以教眾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

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

于下帝式是惡用闕

當是喪厥二字師下篇作用

此語夏王桀之

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

夷之居而不冝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

命毋侈其務

言毋勳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從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偽泰誓不足据不如此

文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文篇小異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

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

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當為

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

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

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當為夫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

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

立義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

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

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舊脫此字一本如此原之者有用

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

之請拈前篇當為情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

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

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一本無道此字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中篇湛作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

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舊脫此字術之，術同此皆疑衆運樸，言沮樸實之人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祿，而同能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作惡或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詳未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

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文畧見孔書泰誓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作頰舌而利其唇，字省也。文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唇字云：或从凡，从昏，此省日耳。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無此字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强必治，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

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舊脫此字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維多治麻統說文云統絲曼延也葛緒紵字假音捆說文云捆束也此俗寫縵紵字假音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假音媛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貴字賈句此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維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

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維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為便字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人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抔其國家失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

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事異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

喪父母三年其句其與期同言妻舊脫此字增後子三年後

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

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

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逆孰

大焉其親死列尸弗句弗與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

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戇愚甚矣說文云戇愚也愚戇也

注漢書云古音下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

紺反今則竹巷反

祗禴為僕說文云祗敬也禴衣正秉轡授綬如仰嚴親昏

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言為妻

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舊作傳据者當云儒迎

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

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期同兄弟之妻奉其先

之祭祀弗散盧云當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

夫憂妻子以大負絜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私舊

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

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說

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

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
人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說文云謾欺也玉篇
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同傲倨說文云居蹲
也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舊作傲以意改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
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飄鼠藏爾雅有飄鼠陸德明音義
云孫炎云飄者頰裏也郭云以頰內藏食也字林云即鼠鼠也說文云鼠也
鼠也說文云鼠也誤而羝羊視爾雅云羊牡粉注羝廣雅云二歲曰羝說文
然則羝粉黃瓊起豕今俗猶呼劇猪是也案說文作羝豕
崔以意改之羝與牾義同劇者君子笑之怒曰散人漢書
牾假音玉篇云羝扶云切牾也屋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允人在焉知良
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墮子姓皆從得厭飲食

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廣雅驛肥也此古字以為疑有恃
人之野言禾麥在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
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
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
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
者弄作弓弄弄省文說文云弄古諸侯也一日射師仔作甲仔即籽少康子
仲作車巧垂作舟北堂書抄引作倮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賦引作工倮
疑在然則今之鮑函車匠考工記有鮑書或為鮑蒼頡篇
有鞞堯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鞞柔革工也皆君
從革包聲讀若朴周公曰柔皮之工鮑氏鞞即鮑也子也而弄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
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舊作人曰君子勝不逐奔揜

函弗射施舊作強据下文改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

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

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

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

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興師誅

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勿射施則助之

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群殘父母而深

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舊作吾据上文改子若鍾擊之則鳴

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

子路曰達天下之鳴鐘撞之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

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

鳴弗擊不鳴隱知豫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

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

辟將發也辟同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

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

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

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說文云噎與噲同不言之意

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

舊作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

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某字舊

下今改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

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
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
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
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
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孔叢語墨云白
公亂在哀公十
六年秋也孔
子已卒十旬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
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
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
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孔叢引
殺作弑非賢人之
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
爲亂趣讀
從非仁義之也脫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

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
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貶寡人者衆矣此俗寫
况
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
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
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
作浩居沉案史記作倨傲自順不可以
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
宗喪循哀孔叢史記
宗作崇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
異于服勉于
容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
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
世晏子儒作
博議作儀勞思不可以補民三字舊脫盧
據晏子增索壽不能盡
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

世君說文云管惑也家語云管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管惑也管同管管與胸音相近盛為聲樂

以淫遇民愚民當為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孔叢

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用之移齊俗作移是非所以導國先

象公曰二字舊脫善於是厚其二字舊脫禮留其封敬

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舊作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鵝

夷子皮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鳴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鳴夷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傳

適齊為鳴夷子皮云范蠡變名易姓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

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其間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

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

以教高國鮑晏使母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

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言孔子之責也孔某

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舊作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

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句決植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

慎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聞此云決植

即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

門植以孔叢窮藜羹不糗藜羹不糗引作藜蒸

縱之糗北堂書抄作不糗糗太平御覽作糗一作糗荀子云七

日不火食藜羹不糗楊倞云糗與糗同蘇覽反說文云糗

以米和羹也一日粒也古文糗從參則糗糗古今字十日子路為享豚孔叢太平御

俗寫耳享即烹字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藜文類聚引作不

之號人衣號褫字之誤以酤酒孔叢酤孔某不問酒之所

由來而飲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

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文選注引孔某曰來吾與女當為

曩與女為苟生且今與女為苟義脫五字據文選注增夫

墨子卷之九

七

飢約則不辭忘此字妄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自飾汗邪

詐偽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

然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有憾韓非

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此時天下坂乎坂舊作坡以

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

貢季路輔孔悝亂舊脫此字據孔乎衛陽虎亂乎齊孔叢

佛肝以中牟叛秦雕刑殘孔叢作漆雕開形殘莫大焉魯

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

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

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似

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

弟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

故所得而後成也說文云故使為之也或與固止以久也

以同體分於兼也孟子云有聖必不已也言事知材也言

知平同高也言上慮求也謀慮同長以缶缶即正字盧云

刻沅枝唐大周石相盡也知接也知以中同長也中孔四

恕明也推已及人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句舌南也

義利也易曰利者直參也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禮敬也

墨子卷之十

圓一中同長也一中言孔也量行爲也方柱隅四謹也疑

維實榮也實至則倍爲二也倍之是忠以爲利而強低也

志而能自下言以利入爲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序言次序說文云

孝利親也有閒中也閒隙是二信言合於意也閒不及旁

也言閒俾自作也說文云俾飲也此繡閒虛也虛云繡猶

謂此字書無云自作未詳也作謙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廉察之廉作與

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爲所作也言使人爲攫相得也玉篇

也結任士損已而益所爲也謂任俠說文云專俠也三輔似

有以相攫有不相攫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敢決次無閒而不

攫攫也力刑形同之所以奮也言奮身法所若而然也若順

可成法從生刑形同與知處也言人處世惟俾所然也然猶順耳

爲尔字假音說文云尔必然也臥知無知也臥而夢似知也說所以明也

說解夢臥而以爲然也言夢中所知攸不可句兩不可也平

句知無欲惡也辯爭彼也辯勝讀如當讀如也利所得而

喜也謂夢爲窮知而儼於欲也言知之所到而害所得而

惡也謂夢已成句亡句治求得也言事既治使句謂故句

文云故使爲之也譽明美也名句達類私句誹明惡也謂句移舉

加名舉擬實也知句聞舊作聞據說親句名句實合爲句

言出舉也聞句傳親句且舊衍一且言然也見句體盡句

君臣萌疑同名通約也合句缶空句必句功利民也欲缶

權利且惡缶疑同名權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句存亡易蕩治化

句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句罰上報下之罪也異句二

體不合不類句 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句

久彌異時也言不易其時故日久 守彌異所也言不移其所故曰守 聞耳之聰

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句猶云從 所聞而得其意心之舊作也

下文 改 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句 所言

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句 損句 偏去

也言損是去其半 服執說音利沅案音利二 巧轉句 則求其故大

益句 儼稷祗句經說上作駒 法同則觀其同句 庫盧云庫疑庫與障同見下文

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句 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

行舌無非說文云非違也从飛下獲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每句兩截分寫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句 說在同所存句 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

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句 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句 同

名句 二與鬪句 愛食與招句 白與視句 麗與夫與履句 一

偏棄之謂而固言固 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句 說在

見與俱句 一與二句 廣與循句 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

宜句 不能而不害說在害句 損而不害說在餘句 異類不

毗說文無此字玉篇云說在量 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

句 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句 必熱說在頓假句 必諄說在不

然句 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句 與所以

知之句 與所以使人知之句 不必同說在病無句 不必待

有說在所謂句 疑說在逢句 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

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
在宜歐句物一體也說在俱一句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
均句字或徙舊作從以意改說在長字久句堯之義也生於今而
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句臨鑑而立句景到即今影到字正
文多而若少順若猶說在寡區句狗犬也而殺狗非句殺犬
也可說在重句鑑位當云鑑立古位立字通量一小而易一大而舌
說在中之句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
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以檻為
搏於以為無知也說在意句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
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即午字異文玉篇云件古吳切偶敵也非此義
景不從說在改為句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佳景二

說在重非半弗新玉篇云新知略切破也盧云非此義此當與所新義同沅案新即斬字異文耳
則不動說在端句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
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句景迎日說在搏舌而不可擔
說在搏句景之小大說在地舌遠近句字進無近說在敷
天而必舌說在得行句循以久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
在勝一句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名也說在方句契
與枝板說在薄句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句牛馬
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句倚者不可正說在剝循此句
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句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句唱和同
患說在功句買無貴說在飯反字異文下仿此其賈句聞所不知
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句賈宜則讐售字古只作讐後省前漢書高帝紀

云高祖每酌留飲酒讐數倍如淳曰讐亦售也說在盡句以言為盡諄諄說其在
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假或
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句知之否之足
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句
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
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為外內也內說在作
此亦未詳其義顏於句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
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句說文云彖增也从
重也漢書注孟康曰彖音累蠡師古曰彖孟康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纍泄之纍誹之可否句不
以眾寡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
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句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

說在重物句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
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句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疑
同不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體也若
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
端也此釋經上體分于兼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
此釋經上知材也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此釋經上
求也經上慮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此釋經上仁愛
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此釋經上仁愛
已者非為用已也不若愛馬著若明此釋經上仁愛

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利之不必用此釋經上義利也

之又忘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慢焉慢慢字等異論

也此釋經上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

此釋經上行為也言所為之事無善實其志氣之見也使

人如已不若金聲玉服此釋經上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

止容此釋經上忠以孝以親為芬而能利親不必得此

經上孝利親也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此釋

信言合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此釋

于意也信言合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此釋

之台一本彼也弗為也此釋經上廉已惟為之知其也

也一本彼也弗為也此釋經上廉已惟為之知其也

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此釋經上任士損已而勇以

其敢於是也命之不敢於彼也害之此釋經上勇

也也言力重之謂下句與重奮也此釋經上力刑生楹之生

楹當商不可必也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臥句夢句平

句句惔然句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

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此釋經上臥句知無知也夢

惡也利所得而喜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此釋經上譽

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此釋經上誹必其行也

其言之忻此釋經上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此釋經上故

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僂也此釋經上言也謂

言猶石致也石當為實此釋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

亦且若石者也此釋經上君以若名者也此釋經上君臣

上作功不待時若衣裘此釋經上功不待時若衣裘句疑

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始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

罪也此釋經上賞上報下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是君

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此釋經上同異而俱之于

所窮句或不容尺有窮句莫不容尺句無窮也此釋經上

尺也盡但止動此釋經上盡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

久此釋經上化若鼃為鶉此釋經上損偏也者兼之體也

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此釋經上儼駒經作民也此釋

儼租庫區穴若斯貌常此釋經上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

此釋經上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

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此釋經上必謂臺執者也疑

握字說文云臺古文握握執言執持必然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

也是非必也此釋經上同捷一本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

是往相若也此釋經上厚惟無所大此釋方矩見

厚有所大也言唯其大此釋經上圓規寫支也此釋經上

支也此釋經上倍二尺與尺但去一此釋經上端是無

同也此釋經上有開此與下開舊作謂夾之者也

此釋經上開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

有向中也疑穴及及非齊之及也此釋經上纒虛也者兩

與區內疑穴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此釋經上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

往而不得此釋經上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

也此釋經上攬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

或不盡堅白之櫻相盡體櫻不相盡端此釋經上似有以櫻相得也此字疑似

兩有一本作目端而后可此釋經上似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次無厚而後可此釋經上法

然也者民若法也此釋經上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

也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不

必或不當不若當犬此釋經上說所以明也攸不可為句

欲難其指難即難異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

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

利害未可知也騷腴字假音讀如山欲而騷是不以所疑

止所欲也膺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膺字牆俗寫趨之而得力則

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饒於欲之理縣縣

字異文讀如懸挂之類難脯而非怨也怨慙字異文難指而非愚也

所為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此釋經上為窮知而饒

也事必待為之而信其利害否已句為衣句成也治病句亡

也此釋經上使令謂句謂也不必成濕句故也盧云方言

必待所為之成也此釋經上名物句達也有實必待文多

也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句私也

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此釋經上若姓字疑

灑謂狗犬命也狗犬句舉也叱狗句加也此釋經上知傳

受之句聞也方不瘡句說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知

為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耳所聞也非方土所阻是人所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也前後文句仿此例讀之

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為也此釋

經上名為聞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見時

者句體也二者盡也此釋經上古兵立反中志句正也

臧之為句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

可勿疑仗者兩而勿偏此釋經上合正宜必欲為早臺句

存也病句亡也買鬻句易也霄與消盡句蕩也順長句治

也句鼂買句化也此釋經上為存同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

外於兼句體同也俱處於室句合同也有以同句類同也

此釋經上同異二必異句二也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

重體合類不合也不有同句不類也此釋經上異二不體不同異

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此釋經上同異比度多少也免

芻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劔尤早死生也處室子

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

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為姓

故也買宜貴賤也已上未詳句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

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此釋經上援此釋經上諾此釋經上執服難成言務成

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

此釋經上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句以人之有黑者有不

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

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

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

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句與生鳥句與物盡句與大小也已上釋經下止

類以行人云云至說在之大小此然是必然則俱為糜同名俱鬪不俱二

三與鬪也已上釋經下五行母包句肝句肺句子句愛也

橘茅句食與招也已上釋經下白馬多白句視馬不多視

句白與視也已上釋經下白與視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

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履以買衣為履夫與

履也已上釋經下麗與二與一亡句不與一在句偏去未

有文句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句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

美句謂是句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句無謂則報也

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已上釋經下一偏棄之二云廣循堅

白句舉不重句不與箴疑當云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願

字未詳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

句爵句親行賈句四者孰貴句糜與霍孰高糜與霍孰霍

芻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

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已上釋經下廣

與循云云至說在所謂疑逢舊作蓬下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逢

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

楯也鬪者之敵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

與以已為然也與愚也俱俱一句若牛馬四足句惟是當

牛馬數句牛數馬句則牛馬二句數牛馬句則牛馬一句

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長已上釋經下宇徙而有處宇句

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久已上釋經下字或無堅得白

必相盈也在堯善治句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句則

堯不能治也已上釋堯之義也云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

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句

下者之人也高句高者之人也下句足蔽下光故成景於

上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舊

庫廬以意改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間句

景木掩猶言景短大句木正句景長小句大小於木則景

大於木非獨小也已上以表言遠近臨正鑿句景寡句貌

能白黑句遠近掩正句異於光鑿句景當俱就去余當俱

亦疑俱用北鑿者之臭於鑿無所不鑿景之臭無數而必

過正故同處其體句俱然鑿分句鑿中之內句鑿者近中

句則所鑿大句景亦大句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

起於中句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鑿者近中則所鑿大

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

鑿鑿者近則所鑿大景亦大亦遠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

景過正已上以故招負衡木加舊作如重焉而不撓句極

勝重也極謂右校交繩句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

重於其一旁句必捶權重相若也此錘字假音陸德明考

直危相衡則本短標長標猶杪兩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

下句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正舊作心所挈之

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

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馮乎

馮當爲馮即贏省文

應之曰馮何謂

也彼曰馮施則智之若不問馮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

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大常

據下文當爲堂

中在兵人

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

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一

主所存以問存者

句五合水土火

句

火離然火鑠金火多

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

府疑同腐

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

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

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怨人利人愛也則

惟怨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

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瘡病之之於瘡也

瘡卽瘡省文說文云

瘧熱寒休作今經典省几此省一也卽瓜字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

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句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據下文作臞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臞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句是聲也於今句所義之實處於古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脛使

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荆沉荆之貝也則沈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搏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履過椎與成椎過繪履同過件也件當為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斷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斷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斷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九一本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已上釋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已上釋經下景之大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

墨子卷之十

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

已上釋經下法者之相與也云

云至說

物俱然

句牛狂與馬惟異

句以牛有齒

句馬有尾

句說牛之非馬也不可

句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

牛字之與馬不類

句用牛角

盧云用牛當為牛有

句馬無角

句是類不同

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

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

句則或非牛或牛

而牛也可

句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

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

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

已上釋經下牛馬之非牛云云

彼正名者彼此

句彼此可

句彼彼止於彼

句此此止於此

句彼此不可

句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

句此此止於此

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也

已上釋經下循此與彼此

同說

在異唱無過無所周若裨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

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

當有少字

而不教功適息

已上釋經下唱和同患云云

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

使人子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

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

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

也夫名以所明

句正所不智

句不以所不智

句疑所明

句

若以尺度所不智

句長外

句親智也

句室中

句說智也

釋經下聞所不知若所知云云

以諄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諄則是有

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

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有無難之語有窮則可盡句無窮則不可盡句有窮無窮未可智句則可盡不可盡此三字疑衍未可智句人之盈之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詩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門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已上釋賈宜則售其所處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句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句其為仁內也義

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已上釋經下不害愛之云云至作顏于一若左目右目入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諄已上釋經下有知焉有不知焉云云論誹誹之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已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已上釋經下誹之可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句莫短於是句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已上釋經下取上以求下也云云至未案此文傳寫錯謬
句讀難定略以所知据前後文及他篇疏通文義恐多臆
見以俟敏求
君子更正之

新考定經上篇

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為兩截旁讀成文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止以久也

體分于兼也

必不已也

不知材也

平同高也

不慮求也

同長以舌相盡也

知接也

中同長也

恕明也

厚有所大也

仁體愛也

日中正南也

義利也

直參也

禮敬也

圓一中同長也

行為也

方柱隅四謹也

實榮也

倍為二也

忠以為利而強低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孝利親也

有閒中也

信言合于義也

閒不及旁也

佻自作也

纊閒虛也

謂作嘽也

盈莫不有也

廉作非也

堅白不相外也

令不為所作也

攫相得也

任士損已而益所為也

似有以相攫有不相攫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次無聞而不撓也

力形之所以奮也

法所若而然也

生形與知處也

何所然也

臥知無知也

說所以明也

夢臥而以為然也

攸不可兩不可也

平知無欲惡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利所得而喜也

為窮知而儼于欲也

害所得而惡也

已成亡

治求得也

使謂故

譽明美也

名達類私

誹明惡也

謂移舉加氣也

舉擬實也

知聞說親名實合為

言出舉也

聞傳親

且言然也

見體盡

君臣名通約也

合舌宜必

功利民也

欲舌權利且惡舌權害

賞上報下之功也

為存亡易蕩治化

罪犯禁也

同重體合類

罰上報下之罪也

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

久彌異時也守彌異也

之于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聞耳之聰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盡莫不然也

言口之利也

始當時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辨也

化徵易也

諾不一利用

捐偏去也

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儼稭秣

法同則觀其同

庫易也

法異則觀其宜

動或從也

止因以別道

讀此書旁行正無非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
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
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

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
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非其類唯聖
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鼃爲鶉合又讀列子湯
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
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
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
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
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
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
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
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

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按經下云過作景
不從說在改爲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
說晉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
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
忘已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証比復公而
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
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墨子卷之十

靈巖山館刊

